

阮圆文◎著

深夜里， 谁引我们上路

杨文军◎主編



宁夏现代文学经典丛书

◎ 斋月

◎ 空气在风中飞

◎ 谁偷了父亲的母子牛

◎ 田野绿

◎ 深夜里，谁引我们上路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阮殿文◎著

深夜里， 谁引我们上路

杨宏峰◎主编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深夜里, 谁引我们上路 / 阮殿文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5.3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 杨宏峰主编)

ISBN 978-7-227-06001-7

I. ①深… II. ①阮… III. ①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7926号

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
深夜里, 谁引我们上路

杨宏峰 主编
阮殿文 著

责任编辑 王 艳
封面设计 石 磊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报业传媒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16818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5千字
印 数 2200册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001-7 / I · 1498

定 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承智慧世，回族文学之时代乐章^①

杨宏峰

在全球化语境中，面对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迅速发展变化，民族心理结构的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当下的回族文学正处于觉醒与嬗变、返朴与升华之阶段，明显表现出一种认知本土、多维建构之态势，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之成就。这是广大回族作家选择既开放又坚守之文化策略，以其先进性、科学性认知回族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民族现代性之建构。

回族文学是中国文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多样的民间口头文学遗产，其历史悠久、区域性影响广泛，同中亚与西亚以及世界历史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拥有众多创作的作家书面文学传统，构成现代文学之雄厚基础，成为考察其回族现代民族性之前提与依据。华夏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形成的文化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彩而又极具特质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从古代回族神话、口头文学一直延续到当代回族作家文学，其间浩浩乎经历了几百年之历史烟云，成就了璀璨

^①本书系第二批“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之一，本“总序”对第一批丛书的“总序”做了部分修改。

的回族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回族作家文学浸润着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凸显着一股蓬勃鲜活之气。回族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发展，基础扎实、步伐持重，故成就突出，百花满园，涌现出了强大的文学队伍，老中青三代回族作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文学艺术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丰富的遗产，并在文化想象与文化表达上具有一致性，皆能展现出其独特的自我意识。他们共同努力，勤奋耕耘，一批叫得响、立得住、受读者欢迎的精品力作不断涌出，不仅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形成优势阵容，在中国文学长廊里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宁夏人民出版社历来关注和助推回族文学的发展，力荐优秀作家与作品，为回族文化留下丰富的心灵传记与动人的时代乐章，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主张。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就曾推出一套“当代回族作家丛书”，相继编辑出版了木斧、胡奇、张承志、马犁、马连义、张宝申等中国文坛具有代表性的一批回族作家的作品。

后来，又陆续策划出版了一批以回族题材为特色的文学图书和理论著作，有力地促进了回族文学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这一时期的回族文学，在历史记忆、文化想象、族群认同等方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局面。文学的民族性是以该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美学观作为一种本质性之精神实体，艺术地表达一定社会与民族独特的历史与精神生活，在精神与实践之具体运动过程中不断变化与深化，并在文学文本中圆满地得到反映。民族文学一方面体现民族历史、社会特征，另一方面展示地域文化形态，两方面皆存在于民族文学的每一个结构层面里，最终体现在多层面组成的民族

文学总体风格特色中。一个民族总是生存在特定之社会环境中，传承着特定的文化基因，有同其他民族文化特定之交汇，这是寻觅民族文化心理轨迹之出发点。长期的游牧农耕文化铸就了少数民族有别于其他民族之特性，这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繁荣之土壤。在民族社会生活之表层，揭示出一种深刻的意蕴，亦即那些能够左右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之特质，民族赖以生存之自然地理环境，特有之历史文化氛围以及特定的文化归属、情感归属、灵魂归属、信念归属、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性格。回族作家追溯本民族特定之精神文化与族群记忆，并对文化的积淀、地域的影响、生活的特质与当下现实进行探索，通过异彩纷呈的民族生活、特有的民族韵味，创作出了具有民族审美特质的作品。作品挖掘民族精神，向世人展示回族人民的勤劳质朴、豪爽宽厚、勇敢机智的性格内涵；让世人真实地了解到这一民族之所以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不断发展之内在因素。与此同时，回族有着很强的内聚力，这是回族人民生存之需要。有许多有识回族作家反思内聚力之二重性，在讴歌本民族这种内聚力所形成的勤劳耐劳、不屈不挠的精神之同时，还揭示了这种内聚力的消极之一面，即它所带来的封闭、对新事物的不敏感等，皆是阻碍本民族进步之痼疾。很多回族作家的作品触及与揭示了这些心理细节之复杂内涵，这表明了回族作家已经认识到困扰本民族发展之因素，这种反思与觉醒，对于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助推作用。

每个时代的乐师，皆应弹奏出自己时代之乐章。时代精神既包含着现代意识，又囊括了当下人们可以感知的文学风格、审美习性、哲学思考、价值取向、社会情绪等多种社会基因。

由于历史的变迁与各民族之融合，回族文学正处于动态变化与不断被创造之过程中。当下民族经济生活从自然形态逐步向市场化形态转变，从而导致了民族心理结构之重组与来自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汇。全新的经济格局以及新的社会心理与理念，既令人惶惑而又令人兴奋地进入现代场景的五彩生活之中。在这种精神交汇、思潮辐辏之当代场景里，一向以稳重、庄严著称的少数民族文化也与其他文化一样，表现出顺应与参与之积极态度。在当今社会转型期，这种特质遭遇着前所未有之文学嬗变，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学之实践也愈来愈表明了这种嬗变之不可抗拒性。故现在对回族作家作品或某种文学现象进行界定时，我们已失去了往日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轻松与从容，已经很难用回族固有之思维习惯、审美判断、情感表达方式来确定界定，这是回族文学自身在发展中带来的质的增生，也是对新的叙事模式的一种激情召唤。在这种文化愉悦交汇与思潮尽情辐辏的当代场景中，自然亦形成了现代理念与传统理念双重意识观照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判断。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回族文学的发展出现了崭新之局面，涌现出了一大批作家作品。这个时期的回族作家较之五六十年代的回族作家，显然有了更自觉更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对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也有了更深入之认识与感受。在创作上，他们不满足于从表象上表达民族特色，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思维、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的更深层次中去，深入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之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创作中将民族化与现代化、民族意识与现代意识、民族特色与时代精神较好结合起来，从而将民族的生存状态与文化性

格揭示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的回族文学，在民族性上，显然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与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回族文学创作，其现代生态主义写作已进入了他们的写作视野，突出表现了在中国最浩渺、广阔的人文地理空间、人与环境及其他生态之特殊遗存关系。宏大叙事不再“一枝独秀”；许多作品视角下移，通过描绘普通人、底层与草根故事，把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的成长还原为具体人的精神成长，放大了人性描写，从而受到文坛关注。在创作方法上也主张多元共存，叙事类型、叙事视角、叙事模式与叙事手法皆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之趋势。很多回族作家在通过作品体现民族性上，有了一种自觉意识，有了文化归属感；在创作中描绘民族生活、表现民族的生存状况，皆更加凸显了民族性。这个时期的作品，与作为主流文学的汉族的作品相比，没有停留在表现民族性的表象上，而是从精神之层面，从思想理念与心理情感之层面去揭示民族性，作品所呈现给读者的，更多的是一种异质文化表象图景。在很大程度上，读者与社会也正是从这种异质文化图景来接受作品的。这种异质文化图景与民族性是一致的，并且凝结为一种精神动力，一种文化品格。

很显然，文学的民族性之形成与获得是一个建构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文化想象具有特别重要之意义。人类学家科班说：“任何地域共同体，只要其成员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的存在，并希望维持他们的共同体的整体性，就是一个民族。”（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59页）对作为民族的实体的共同体之认同，将自己看成是共同体中之一员，在共同

体中确定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形成民族性之首要一步，也是最关键之一步。如果没有这种身份上之自觉认同，也就不会有民族性之形成。但这里的认同，不仅仅是一种身份之认同，不是那种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就是那个民族的简单表述，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即是说，认同共同体的历史记忆，认同共同体的文化行为与文化价值，认同共同体的精神信仰；在想象中，将自己的命运与共同体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信仰、情感、价值理念等归属于共同体中，从共同体中寻找历史渊源、精神渊源、文化渊源、情感渊源，在共同体中塑造与被塑造。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学的民族性是在文化想象中建构起来的。

决定一个共同体之成为共同体的是文化，体现民族文学中民族性的也是文化。民族文学怎样获得民族性，说直接一些就是怎样表达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从本质上来看，文化是日常性的，就是人们日常之生活，人们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形式，人们的精神信仰，以及人们为表达精神信仰所创造的一系列仪式符号。建构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就是要求作家在文学中表达民族的生活，关注民族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与现实处境，从民族之日常生活中发现民族精神与文化品格，皆是民族命运。而要表达民族生活，揭示民族命运，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的回族作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与感受力，而这种想象力与感受力则是在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日常生活有皈依感之前提下才能获得的。回族作家对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生活之认同，对于作品民族性之获得，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具有更多的优点。它提供了被

重要的他者承认的可能性，不管这个他者是自己的长辈还是同辈。他们理解我，就像我理解他们一样。而这种理解在我的内部创造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并非无足轻重的感觉……民族生活使个体能够享受到一定程度的、光凭自身不能体验的自我实现。”（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0页）当民族与民族生活对我们的回族作家有这样的意义的时候，回族作家创作中的民族性，就一定是一个自然之过程。亦即说，回到民族文化中去，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回到民族生活中去。这样，回族文学的民族性就一定能够得到彰显与强化，这是保证回族文学获得民族性之根本。

透过这些散发着浓郁回族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个承载着坚韧、清洁、挺拔与希望的博大、宽厚的精神载体，看到了记录时代、紧贴大地、挖掘普通人内心世界的民间情怀，此乃源于回族作家对生活的丰厚积累和深刻洞察。这些作品，是对回族优秀文明及其精神信仰之依赖与传承，也是对当下时代的某种浮躁之风的抵阻。因为昨天的文化自觉，回族作家开始了对自我的审视与书写；因为今天这些作品的呈现，使我们对未来的回族文学充满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美学期待。

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回族当代文学典藏丛书”所传递的民族精神延伸至全国与世界。因为回族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不仅在于对本民族的精神表达与民族性建构，还为构建文化强国贡献着独有的精神智慧；即便在全球化语境中，回族文学对维系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并拓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化对话，仍有不可替代之效用。我想，这正是“智慧天下”之意涵所在。

目 录 CONTENTS

◎斋 月.....	1
◎我们都是后海的鱼	
◎牛也是会病的	
◎能清洗灰尘的手是那么的少	
◎能给别人带来笑声的事，不一定是好事	
◎上地的阳光是一只戴着鸭绒手套的手	
◎彝家的酒，回回的茶	
◎清斋 抑或卡布斯教诲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甚至一个群体之间	
◎心里像盛满了东西，又像什么东西也没有	
◎盖德尔夜的2号线地铁	
◎罂粟也是果子，但我同样不喜欢	
◎细数在北京郊外的十二个爱的结晶	
◎爱什么也不是，那是什么	

- ◎我隐隐感觉到那是眼泪，但我不希望那是眼泪
- ◎偌大的北京能够承载，我小小的心不能承载
- ◎空气在风中飞..... / 103
- ◎谁偷了父亲的母子牛..... / 123
- ◎田野绿..... / 177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深夜里，谁引我们上路..... / 210

斋 月

我们都是后海的鱼

进入九月，北京的秋天就大张旗鼓地赶来了，相对于七个月前我还身居其中的昆明，至少提前了四十一天。

早上九点五十分，我和阿觉来到什刹海西岸，准备把新出的一期杂志免费送给什刹海周边的酒吧。我们是搭出租车去的。到了什刹海，由于出租车进不了酒吧街，我们就下了车，准备租一辆人力车把沉重的杂志拉进去，结果，人力车夫没有一个不把价钱要得老高。

“还不如买一辆便携式小推车，一路的推着送，这样更省力。”阿觉算算租人力车不划算，一气之下改了主意，语气中还带着对人力车夫的不满，“妈妈的，反正今后还用得着。”

他让我看着杂志，就一个人消失在了人和车混合而成的潮水中。

我在处理这些破事情方面一点天赋也没有，就全由他说了算。而且，他来北京已经四年多了，对北京相对熟悉一些，知道卖小推车的商店在哪里。

不幸的是，天空突然下起了雨。虽然雨一点也不大，完全不用打伞或穿雨衣什么的，但在北京的秋天，有雨就是冬，再加上此刻刮着点小风，和冬天相比就没有什么两样了。更糟糕的是，我只穿着一件长袖T恤衫。

谁会想到天气会突然变了呢？早上出门时太阳还好好的。

风开始大了起来，而且很会往骨头缝里钻，让人忍不住想把整个身子缩到衣领里去。

等了好久，还不见阿觉回来。

风突然又大了起来，气温也跟着降低了很多，真有点让人受不了了。

我把冷得有点受不了的手插进裤兜里，开始踱来踱去。

阿觉肯定是买奔驰车去了，否则，只有疯子会为买一辆便携式小推车，愿意花去一小时零十七分钟的时间。当然，我希望他不要出什么意外，尤其是车祸之类的，虽然，北京的司机开车还算文明，一见到有人横穿马路，马上就会放慢速度，可意外这鬼东西在哪里都一样，它想什么时候发生，就会什么时候发生。

“保清！”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寻声望去，是阿觉。

这时，我远远地看见了阿觉在傻笑。

我一直认为阿觉最多二十分钟就会回来，哪知道他去了一

个小时零四十分钟。

“我以为你买奔驰去了。”我说。

一个小时零四十分钟确实可以买很多辆奔驰了。

要不是他老远就对着我傻笑的样子很好看，我真的会朝他的圆屁股踢上两脚。

阿觉傻笑起来的声音确实很好听，单位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这样认为的。他简直会笑极了。

接下来，我和阿觉用他费尽周折才买来的便携式小推车推着杂志往前海南沿走去，准备把前海南沿的投递完了，再投递后海南沿的。

“快十二点了，我早点都没吃，肚子太饿了，先去吃饭。天塌下来也要先把肚子照顾好。”阿觉说。

我表示赞成。

阿觉住在东三环，而我们的《娱乐》杂志社在西三环，为了不迟到，他经常早点都忙不上吃就往单位赶。“怎么下班时间还不到？我饿不住了。”只要不外出办事，每次接近午饭时间他都要说上这么一句。

“为了民族大团结，去找个清真饭馆。”阿觉哈哈一笑，接着说，“对了，你们为什么不吃猪肉？清真的和汉族的有什么不一样？”

阿觉是第一千零一个问我这类问题的人。他和别的人一样，不知道我听到这类问题已经会感到心烦。可是，也真没办法，像我这种经常在外面奔走的回族穆斯林，免不了经常接触到非穆斯林朋友，而且，让我一直感激的是，碰到吃饭时间，只要能找到清真饭馆，他们都会将就我，跟我一起吃清真的。

“这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找时间再跟你讲，先吃饭，我也饿了。”

我确实饿了。

我越饿，冷风越是趁虚而入，好像我的身上有钻不完的缝。

光吃午饭，就花了两个小时，我都坐不住了，可阿觉一点也不着急，还安慰我说：“保清，你没必要这么认真，这种社会，做人不能太老实，像你这样，在哪里都要吃亏的。你记住一点，为老板做事，永远你都做不完，只会越做越多，但工资还是那么点，鸡身上的毛都不至于这么少。这些话，一般的人我还不会对他说呢，哈哈……”

阿觉的话听起来有些道理，但心安理得了几分钟后，又开始慌乱起来，如坐针毡。

“走吧，不把它送完，心里就老挂着，想休息也休息不好。”我说。

“好吧，听你的，你那么虔诚，你们的真主一定会保佑你不吃亏，跟着你，我说不准还能沾点光，哈哈……”

“说什么呢，你这么势利，真主可不喜欢。真主只喜欢不求回报的人。”我笑着说。

“哈哈……”阿觉不说话，就这么笑着，声音把周围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也许是吃饱肚子有了精神，我俩一路说笑着，也不感到寒冷了。

整整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把前海南沿的酒吧投递完。

我和阿觉决定，鼓把劲把后海南沿的投递完再回家。

来到后海南沿酒吧街，天色已开始暗下来，阿觉的情绪开

始有些低落。他推着小推车跟在我后面，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我几次想叫他把嘴闭上，想了想，又把已来到舌尖的话卷到舌根，然后再咽下去。阿觉和我一样，也是带着某种念想从外地来到北京的，不同的是，他来自大连，我来自昆明。总之，大家都不容易。这样想着，我就任由他在灰蒙蒙的夜色下幽灵一样在后面唠叨个没完。无论如何，都要把剩下的五十七本杂志送出去。

小推车的两个小轮子与地面摩擦出的“咔嗒咔嗒”声，在被五颜六色的霓虹灯点缀成梦境一般的后海上空，响亮而又独特，很多目光频频转向我们。

“这种破杂志，干脆找个无人的地方，偷偷扔到后海里喂鱼算了！”

“你以为自己的杂志品位高啊，连后海的鱼都会垂涎三尺？要真到了鱼都愿意读的地步，也就用不着我们送到人家门上了。鱼的阅读品位说不定比咱人类的阅读品位还要高呢！再坚持一下，很快就送完了。”

我尽量安慰着阿觉。

我们进了几家酒吧，都因酒吧里没有设书架而没送出去。

“没有书架的，就送给里面的服务员垫屁股坐吧，有几个小姐长得还怪好看的，那小腰身和小屁股看上去还不算碍眼。”阿觉说。听他的口气，还有点瞧不上人家。

“那我们送的就没什么意义了。还是有书架的好一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杂志，才能起到宣传作用。”我也有点泄气了，但为了给阿觉打气，也是给自己打气，我还是尽量往好处说，“如果送出去后就被扔了，那还不如照你说的，扔到后